

BROTHERS
DAY
兄弟日

阿悄
著

兄弟间最好的时光，亦是你在我身旁。

微博热捧人气小说
全能才女感人力作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BROTHERS
DAY
兄弟日



阿悄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兄弟日 / 阿悄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9
ISBN 978-7-5502-8847-8

I. ①兄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8756号

兄弟日

作 者: 阿 悄
出 品 人: 杨 意
出版监制: 昔 米
责任编辑: 喻 静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1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10印张

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847-8

定价: 39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







/ 一 / 无论什么都能从容应对

演播厅的后台熙熙攘攘，空气中膨胀着紧张和热烈的味道。

“导演，我觉得这段词不合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是亲情。既然是亲情，我觉得不需要再在嘉宾的个人经历上多做描绘，这样的话主旨也不明确，您觉得呢？”莫延站在导演旁边，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攥着台本，一字一板地强调着。他的五官硬挺精致，一说话就带着浓浓的教师做派，一双咄咄逼人的眼透过黑框眼镜闪烁着固执的光。这话说得，看似是商量，字里行间却没留余地。

“话是这么说噯，不过莫老师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哦，还是要多点人性化的东西啦。”导演操着浓浓的台湾腔，搓着手，脸上带着硬挤出来的干笑，气场上早弱了一大截。

“人性化不代表没有主题，但就亲情这点，我觉得我可以挖出更多的东西，OK吧？”莫延一推眼镜，审视般地盯着导演。

导演支支吾吾，眼里闪现为难的神色，半天挤出两个字：“好吧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，我的节目我最了解，让我控制没问题的。”莫延说罢，摆出了一个职业的笑容，一转身，抬脚大步就往演播厅走。莫延的行事风格，与其说自信，不如说自负反而更加贴切。他的眼里闪着光，上到头发丝，下到脚趾间，无不迸发着掌控欲。

穿过狭窄的通道，与他擦身的工作人员都得停下脚步，毕恭毕敬喊一声：莫老师。

莫延刚走到演播厅门口，一股人群特有的烟火气就扑面而来，演播厅里已经坐满了人。

莫延熟练地整理了一下西装，运了运气，上场了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《莫延说》……”

莫延在《莫延说》里扮演的是一个情感导师的角色，嘉宾来来往往，嬉笑怒骂。再复杂酸涩的情感故事，他都能面带微笑，从容应对。

走上舞台，莫延散发出一种特有的神采，一副世界由我掌控的姿态，举手投足都是名主持人的范儿。多年的主持生涯让他轻松掌控着全局，观众的每次动容，每次发笑，都拿捏得游刃有余。

莫延享受这样的光环。就算偶尔有点所谓的缺失、失落，众人簇拥的幸福也能让他汲取满满的成功感。

与往常一样，稳稳的一个半小时。录制结束，莫延驱车回家，直到洗漱完躺在床上，还能感受到粉丝欢呼和鼓掌的余温。

手机一响，来了一条消息，前段时间体检的结果出来了。莫延随意地扫了一眼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。

窗外传来一声闷雷，不一会儿，黏腻的湿气顺着窗户缝钻了进来。下雨了。

／二／家的味道

“哥，哥，你睡了吗？”一道身影推开门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异父异母的弟弟——莫非。

异父异母？对，没错。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弟弟，却是很重视，很放在心上的亲人。

那年，他十岁，父母离异。他跟随母亲来到台湾，与叔叔、莫非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。莫延大学毕业那年，一个巨大的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庭。周末，妈妈和叔叔一起出去旅行，却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家。

弯曲的公路上，他们的车与一辆装满钢筋的大货车迎面相撞，躲都没法躲。叔叔当场死亡，妈妈直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不说话不吃东西，每日靠点滴维持。

事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，对于莫延和莫非来说，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。高额的医药费、莫非的学费、吃穿用度……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了两个大男孩的身上。

那个时候，莫延每天打好几份工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。莫非每天埋着头上学，变得更加内向寡言。好在后来终于有了转机，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在主持行业站稳脚跟，弟弟也顺利考上了大学。

只是莫非落下了一个毛病，他一紧张，就睡不着，一睡不着就会跑来敲莫延的房门，与哥哥说上几句话才能安心回屋睡觉。久而久之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兄弟俩心照不宣。

“没睡。”莫延回应道，眼神投向莫非。绷紧神经一整天的他此时脸上才添上一些温暖的神色。

莫非身形极瘦，白色纯棉睡衣像个布口袋一样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手脚细长且直，走起路来洋溢着单单薄薄的学生气。他缓缓走向床边，一副清爽、儒气的五官被床头灯光映照得暖暖的。

莫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，只见他心尖儿上的弟弟扁了扁嘴，用一双秀气的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眼眸清澈透明，好似有话，却又不轻易说出口。

“那个，我……”他攥着衣角，低着头，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了？”莫延软声道。

莫非沉吟片刻，叹了口气：“也没什么事。”他转过身，又回头看了莫延一眼：“那我先走了？”

听到哥哥“嗯”了一声，莫非这才犹豫地转身踱步出了房间，轻轻带上了房门。

莫延哑然失笑，他这个弟弟，这么大了，怎么还怕打雷呢？

莫延翻了个身，取下眼镜，规规矩矩地放在床头柜上。正准备关灯

睡觉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莫延无言，盯着一直响动的门。果然，莫非又推开门，也不进屋，只是趴在门框上，弱弱地说道：“哥，我饿了。”

一把面条，一束小青菜，一个鸡蛋，加入沸水中煮熟。撒上几滴香油，端上桌来，香滑软糯。暖黄的灯光映照得袅袅雾气，馋得莫非眼里都是亮亮的光。他满足地一笑，一颗小虎牙亮晶晶的。

莫非咽着口水问：“哥，你不吃吗？”

“不吃了，你吃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看着莫非狼吞虎咽，莫延嘴角上扬。

一盏暖灯，映照得兄弟二人，面条裹着荷包蛋的香味弥漫整个空间。记忆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日日夜夜，一碗简单的面条就把一颗心暖得满满当当。

这就是他们习惯的……家的味道。

/ 三 / 如果还有明天

第二天一大早，莫延收拾妥当，直奔医院。

看看妈妈，顺便去取体检报告。

妈妈躺在床上，依旧闭着眼睛。记忆中最后一次跟她说话已经是六年前了，这张熟悉的脸平平淡淡，没有喜怒哀乐。刚出事的那几年，他还抱着希望，会出现奇迹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希望早被磨得消失殆尽。

很多次，莫延都暗暗地想，他的母亲，相当于是活在另一个世界了。

一具不会活动的躯体，也就是给活着的人留个念想。

也只有在每次看到妈妈的时候，莫延才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家。弟弟妹妹在记忆里还是两个小孩。时隔多年，名字疏离而熟悉。

千硕……佑晨……

正沉浸在回忆里，莫延忽然觉得一阵眩晕，他摇了摇头，挣扎着站起来。刚站稳，一阵更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伴随着强烈的恶心，莫延支持不住，栽倒在地。

再醒来，一片苍白，莫延躺在病床上。

医生正在床尾处写东西，看到他醒来，神色凝重。

“医生，我怎么了？”莫延问道。

“这个，莫先生，您前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做了脑部检查，对吗？”医生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单子，“这是结果，您先看一下。”

莫延眩晕劲儿还没缓过来，他晕晕乎乎地左右环顾了一下，从床边的柜子上找到了眼镜，这才接过体检报告。

他疑惑地看了一会儿，一双浓密英挺的眉慢慢收紧。他顿了顿，疑惑地把体检报告递给了医生。

“我看不太懂这个，我的头出什么问题了吗？”

“莫先生，我们查过您的病历，您在十一岁的时候在我们医院做过脑部肿瘤切除手术，现在看来，这颗肿瘤应该是复发了，这些年一直在持续增长，已经压迫到脑干了，情况不太乐观，要不要先通知一下您的家人？”

莫延的心立刻往下一沉。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妈妈是带他做过一个脑部手术，当时千叮咛万嘱咐地让他注意休息，每过一段时间就带他去复查。可是妈妈和叔叔出了车祸以后，他就忙着拼事业，身体的事情也就顾不上了。

他定了定神，半晌过后，才坚定地说道：“不用，您就跟我说吧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，这颗肿瘤压迫了脑干和视觉神经，随着它的持续增长，会出现晕厥、失明、失忆等并发症。我们初步确定了两种治疗方案。一、手术切除肿瘤，因为与脑干特别近，风险很高，生存概率只有15%。二、保守治疗，用药物控制肿瘤继续扩散。”

莫延脑袋里轰的一声。此时的世界是失声的，这些话语此时恶毒万分，就像一个晴天霹雳劈得他说不出话来。

15%！如果选择手术，就得承担85%的死亡概率。

“如果我想活着，是不是早晚要做手术？”莫延哑声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莫延沉默了，做这个手术，就相当于选择赴死。

“我现在还不想做这个手术。尽量延后的话，能给我多长的时间考虑？”

医生沉吟好一会儿，才答道：“一年，就一年。时间一到，再不做手术，你的命就很难保住了。”

莫延拿了药，失魂落魄地下了楼。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地下停车场。一到了没人的地方，这个雷厉风行多年的著名主持人完全卸下了平日自信的面孔。他浑浑噩噩地拿着钥匙开车门，转了好几圈，怎么都打不开，猛然抬头一看，发现不是自己的车。

冒冒失失找到自己的车，一打开车门，莫延一下就瘫倒在座位上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莫延，这个自诩万事运筹帷幄的大男人，此时就像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孩，蜷缩在幽暗的车厢里。

周围死亡一样的安静，安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一年，一年都短了，真的太短了，他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做。

脑海中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碎片，莫延拼命地搜寻印象最深刻的片段，几张熟悉而稚嫩的脸浮现在眼前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莫延回过神来，揉了揉僵硬的脸，打开了车载收音机。电台里正放着一首熟悉的歌，歌手倔强地嘶喊着。

“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……”

这首歌，第一次听到还是在多年以前一千多公里以外的那个家。熟悉的旋律勾起了太多太多的回忆。

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和这个世界告别，这个自信了半辈子的男人，窝在台北某个黑暗的地下车库，仰着头，盯着远处晦暗的灯，咬着牙不让自己流下一滴眼泪。

/ 四 / 世界上最惨烈的离别

夜幕降临，一轮圆月静谧地挂在天空，莫非沿着小路慢慢走着，远远看到自家房子没有开灯。

奇怪，哥还没回来吗？

平常这个点，莫延都会开着灯等他。

莫非开了门，摸开灯，发现莫延坐在沙发上。看到他回来了也不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

“哥，你怎么了，干吗不开灯啊？”

莫延这才回过神来，赶忙答道：“我睡着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继而说道：“莫非，跟你说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

莫延声音低沉得可怕：“我打算回内地了，长住。”

莫非一惊，单薄的身子立刻绷得笔直：“什么？为什么啊？”

“就是想回去看看。”

莫非顿时眼神一黯：“你回去了，我怎么办？”他想了想，着急地往前走了两步，“我也要跟你一起去！”

莫延立刻脸色一沉：“胡闹！你书还读不读了？”

莫非闻言，眼睛立刻蒙上一层雾气，软下声来：“我没胡闹，我从小一直就跟着你，你走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”

莫延闻言喉头发涩，沉思良久，才开口说道：“那就一起去吧，我让你王叔帮你办转学。”

“嗯。”莫非立刻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一颗亮晶晶的小虎牙。满足于哥哥的宠溺，正准备转身，忽然眼神一亮，想也没想就问道：“美彤姐一起去吗？”

莫延一愣，浓眉一蹙，低着头闷声说：“她就不去了。你去收拾一

下东西吧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”

“这么快！”莫非吃惊。

“嗯。”莫延应声，躺倒在沙发上，精致的五官全都纠结到一起，薄薄的嘴唇死死地抿着。

莫非看着熟悉的哥哥，这个能撑起一片天的大哥表情十分凝重，不同以往。

他也不敢多问，带着疑惑回房了。

莫延看着手机里美彤的信息，心里一阵抽动，已经一整天没有回美彤信息了。

编辑完信息，设置定时发送。

明天他们的航班一走，美彤就会收到他诀别的消息。

长夜漫漫，彻夜难眠。

记忆深处的影子一个个被挖出来。整日醉生梦死的爸爸，愁眉苦脸的妈妈。虎头虎脑的千硕，整天抱着一个小熊，跟长在身上似的。小妹妹佑晨，最喜欢穿着粉色公主裙，别人一喊她“晨小妹”，她就会甜甜地一笑，“嗯”地答应一声。

算一算，整整二十年。真的太远太远了，本以为总有机会相聚，而现在真的时日无多。强烈的归属感催促着他赶紧长途跋涉。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亲人，莫延心里不仅有丝丝期待，更是乱得像一团麻。直到一线光亮透过窗帘钻进来，他才发现，天已经亮了。

回家的路没有想象中那么漫长。二十年的距离就这样一寸寸被收紧了。

一路无言，各有所思。

一下飞机，莫延的手机就跟疯了一样震动起来。

果然，是美彤的电话。

莫延想了想，避开莫非找了个偏僻处，接了。

“莫延，你什么意思！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”

莫延说不出话。

“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”美彤的愤怒逐渐被服软取代。

莫延冷声说：“该说的我在信息里都说清楚了，不要再打电话来了。我先挂了。”

“等等，”她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，“我再说一句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管你回不回来，我都会等你的。”美彤柔声说完，挂了电话。

莫延攥着手机，呆立在人来人往的机场，心里酸涩万分。

最惨烈的离别，就是生而不得见。

亲情如此，爱情亦是。

可惜，太多人，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/ 五 / 不速之客

在城市的那一头，某健身中心。空气里满是汗水和荷尔蒙的味道，展现青春肉体的好去处，男女皆宜。

走廊最里面的私教课室，千硕作为最受女顾客欢迎的健身教练，正在给他的女顾客上课。

他身材高大挺拔，健硕的肌肉跟随动作一张一弛，被汗水一点缀，散发着诱人的光芒。一头干练精神的短发被汗水浸湿，随意地一甩，露出清晰硬挺的五官。一双英气的眼因为过于认真而微微眯起。

女学员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哪还顾得上学，手脚随意地比画，眼睛只顾盯着他看了。

身经百战的千硕哪能不知道，嘴唇一抿，心领神会地笑了笑。雄厚的声音继续熟练地喊着拍子，掷地有声，铿锵有力。

女学员的眼珠子不停盯着千硕打转。抬头一看，性感的薄唇泛着薄薄

的水光，低头一看，笔直修长的双腿跟随节奏在地上划着完美的弧度。

一个健身教练走了进来：“千硕，前台有人找。”

“谁啊？”千硕继续手里的动作。

“不认识，有点面熟。看样子挺着急的。”

千硕一愣，跟女顾客打了个招呼，快步跟同事走出课室。

大老远看见前台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的身影，西装眼镜，书生气十足。

奇怪，他很少有男顾客，尤其是这种西装眼镜男。

随着距离拉近，千硕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颀长的身材，似曾相识的五官，若有若无的熟悉感。面前这个人正静静地看着他，浓浓的眉微微蹙起，透过眼镜，一双英挺的眼散发着睿智的光芒。

这是？他蓦地停下脚步，忽然脸色剧变，掉头就走。

莫大主持人，他的同胞哥哥。莫延成名那年，他在电视上看到就觉得眼熟，后来反应过来，这个“莫延”就是他跑去台湾的哥哥。只是没想到他连姓都改了。

同事认出了莫延，一把拉住了千硕：“这不是莫延嘛，他来找你干吗？”

千硕面若冰霜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这人我不认识。”

“什么情况啊？”

千硕不作答，拔腿就走。

“千硕，”莫延叫住了他，快步走过来，“你别躲着我啊！”

千硕闻言冷笑一声，转过身。

“在我叫人赶你之前，你最好自己先滚。”他盯着面前陌生而熟悉的脸，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莫延难以置信，“我可是你哥哥！”

围观人员哗然，眼尖的已经认出了莫延，真是一场好戏啊。一个是名声在外的大主持人，一个是混混一样的健身教练，两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，竟然是亲兄弟！

“对不起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可不记得有什么哥哥。”